



(美) 罗斯·麦克唐纳 著 赵文伟 译

地下人

The Underground

Man

Ross Macdonald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地下人

The Underground Man

(美) 罗斯·麦克唐纳 著

赵文伟 译

THE UNDERGROUND MAN
ROSS MACDONALD
copyright © 1971 by Ross Macdonald. Copyright © renewed 1999.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OLD OBER ASSOCIATES, INC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2015 NEW STAR PRESS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地下人 / (美) 麦克唐纳著; 赵文伟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5.7

ISBN 978-7-5133-1779-5

I. ①地… II. ①麦… ②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81877 号



地下人

(美) 罗斯·麦克唐纳 著; 赵文伟 译

责任编辑: 邹 璠

特约编辑: 王跃嵩

责任印制: 李珊珊

封面设计: 周伟伟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9.25

字 数: 134千字

版 次: 2015年7月第一版 2015年7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1779-5

定 价: 32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罗斯·麦克唐纳
(Ross Macdonald, 1915-1983)

罗斯·麦克唐纳，本名肯尼斯·米勒，生于美国加州，是著名的高学历作家，拥有文学博士头衔。他曾服役于美国海军情报局，退役后在母校密歇根大学执教。二十三岁时，麦克唐纳与著名的侦探小说家玛格丽特·米勒结为夫妇。受妻子影响，他开始涉足犯罪小说的创作。前四部作品均以本名发表，第五部长篇小说《移动飞靶》发表时，取笔名为罗斯·麦克唐纳。

麦克唐纳幼年丧父，唯一的女儿又因脑出血离世，因此他笔下的故事总被浓郁的悲伤气氛所笼罩，“亲子分离”也是他擅长描写的主题。其作品文笔优美，心理描写细腻深刻，用词简约，韵味悠长。在处理犯罪的心理层面上，若说他是最写实、并对后代作家最具启发性的侦探小说大师，并不为过。他的角色心理深度超越了所有同类型的作品；对各种角色的处理不像钱德勒那样爱下结论，他总是留给角色一些“不解释”的空间，留给读者更多的意蕴想象。

麦克唐纳以白描的笔法将过去动不动就用拳头解决问题的私家侦探，转型为具有心理医生性格的聆听者，从人们的倾诉中寻找解答之道。当他笔下的侦探卢·阿

彻遍访故事里的人物，启发每一个人，并打开对方的心门后，线索齐备，故事也就水到渠成，可以说卢·阿彻是侦探小说史上空前绝后的“带私家执照的心理医生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麦克唐纳的作品虽然饱受赞誉，但在商业上大获成功却要等到一九七四年他写出《地下人》之后。此后，他炙手可热，其名作《移动飞靶》被好莱坞改编为电影，由保罗·纽曼担纲主演，成为影史上最受欢迎的侦探形象之一。麦克唐纳和他的卢·阿彻，一直居于“最受欢迎的作家与侦探排行榜”前列。

卢·阿彻系列

- 1949 The Moving Target
- 1950 The Drowning Pool
- 1951 The Way Some People Die
- 1952 The Ivory Grin
- 1954 Find a Victim
- 1955 The Name is Archer
- 1956 The Barbarous Coast
- 1958 The Doomsters
- 1959 The Galton Case
- 1961 The Wycherly Woman
- 1962 The Zebra-Striped Hearse
- 1964 The Chill
- 1965 The Far Side of the Dollar
- 1966 Black Money
- 1968 The Instant Enemy
- 1969 The Goodbye Look
- 1971 The Underground Man
- 1973 Sleeping Beauty
- 1976 The Blue Hammer
- 1977 Lew Archer, Private Investigator
- 2001 Strangers in Town

其他作品

- 1944 The Dark Tunne
- 1946 Trouble Follows Me
- 1947 Blue City
- 1948 The Three Roads
- 1953 Meet Me at the Morgue
- 1960 The Ferguson Affair
- 1973 On Crime Writing
- 1981 Self-Portrait, Ceaselessly Into the Past

1

黎明前某时，树叶的沙沙声把我弄醒。一股热风从卧室的窗户吹进来。我起身关窗，然后躺在床上听风。

没过多久，风声渐息，我重又起身开窗。冷风携带着新鲜的海洋味和稍许陈旧的西洛杉矶味灌入公寓。我回到床上一直睡到被我的灌丛鸦们吵醒。

我把它们称作我的。五六只灌丛鸦轮番俯冲轰炸我的窗台，接着，又撤回邻居家的木兰树上。

我走进厨房，打开一罐花生，抓起一把，抛出窗外。灌丛鸦们猛扑到公寓楼前的院子里。我穿上衣服，拿着剩下的那罐花生沿外面的楼梯走了下去。

这是九月的一个明丽的早晨。天边那一抹淡淡的黄犹如被阳光加深了颜色的廉价纸。虽然天上没有一丝风，我却闻到内陆沙漠的味道，感觉到它的热度。

我又朝我的灌丛鸦们扔了一把花生，看着这些鸟在草坪上四散开来。一个穿蓝色棉布外套的小男孩推开楼下一间公寓的门，通常住在那里的是一对名唤沃勒的夫妇。男孩大约五六岁光景，有着一头深色的短发和一双焦虑不安的蓝眼睛。

“我可以出来吗？”

“我觉得没问题。”

他把门大开着，向我这边走过来。他的神情谨慎得有些夸张，似乎怕吓到小鸟。灌丛鸦们俯冲、尖叫，决心要以智取胜，打败同伴。它们根本没注意到他。

“你给它们喂的是什么？花生？”

“对。你想来点吗？”

“不。谢谢。爸爸要带我去奶奶家。她总是给我准备一大堆吃的。她也喂鸟。”沉默片刻后，他补充道，“我不介意给灌丛鸦喂点花生。”

我把打开的罐子递给他。他抓了几粒花生丢在草地上。灌丛鸦们猛扑过来。其中有两只还打起架来，粗声大气，冷酷无情。

男孩的脸色突然变得煞白。“它们要杀死对方吗？”他紧张地小声问。

“不。它们只是在打架。”

“灌丛鸦会杀死别的鸟吗？”

“有时候会。”我试着转换话题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罗尼·布罗德赫斯特。它们会杀死什么鸟？”

“其他种类的幼鸟。”

男孩耸了耸肩膀，把交叉的双臂向胸口按下去，他的两只胳膊就像尚未发育完全的翅膀。“它们会杀小孩吗？”

“不会。它们不够大。”

这句话似乎鼓励了他。“现在我想吃花生。可以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他站到我面前，仰着小脸，早晨的阳光射在他的眼睛上，他只好把眼睛眯起来。“你扔，我用嘴接着。”

我扔了一颗花生，他接住了，我又连续扔了好几颗，有的他接住了，有的落在草地上。灌丛鸦们全部围在他身边，犹如几大块破碎的天空。

一个穿着薄荷绿色条纹运动服的年轻男子从街上走进院子里。他像极了这个男孩的成年版，同样给人一种焦虑的印象。他嘴里叼着一根棕色的小雪茄，飞快地吐着烟。

一个深色头发梳着马尾似乎一直在等他的女人，从沃勒家开着的那扇门走出来。她漂亮得让我意识到自己没刮胡子。

那个男的假装没看见她，反而用很正式的语气对男孩说：“早上好，罗纳德。”

男孩扫了他一眼，没有转身。男人和女人从不同方向向他走来时，男孩脸上原本无忧无虑的表情不见了。他们相遇所造成的压力似乎把他本来就小的身体变得更小了。他低声回答那个男人：

“早上好。”

男人突然转向女人。“他怕我。你都对他说了什么，看在上帝的分儿上？”

“我们没谈过你，斯坦。这是为了我们自己好。”

男人把头向前伸，脚虽然没动地方，却给人要发动进攻的感觉。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，‘为了我们自己好’？你是在指责我吗？”

“不是，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想出几个理由。”

“我也可以。”他把目光移向我这边，“罗尼的这个玩伴是谁？也许，他是你的玩伴？”他挥舞着手中的小雪茄。

“我连这位先生叫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“这有什么区别吗？”他没看我。

女人的脸失去了血色，仿佛突然生了病。“你太过分了，斯坦。

我不想有麻烦。”

“你不想有麻烦，为什么还从我那里搬走？”

“你知道为什么。”她声音微弱，“那个女孩还在吗？”

“别说这个。”他突然转向男孩，“我们走，罗尼，已经和圣特雷莎的奈尔奶奶说好了。”

男孩攥着拳头站到他们中间。他看着自己的脚。“我不想去圣特雷莎。必须去吗？”

“必须去。”女人说。

男孩朝我这边挪。“可是我想留在这里。我想和这个人在一起。”他抓住我的腰带，低头站着，把脸藏起来，不想让任何成年人看见。

男孩的父亲向他走过来。“放开他。”

“我不。”

“他是你母亲的男朋友？这就是他的身份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你这个小撒谎精。”

男人扔掉雪茄，扬起手要扇男孩的耳光。我用胳膊护住男孩，把他转到那个男人够不到的地方，然后抱起他。他在发抖。

女人说：“你为什么不随他去，斯坦？你看你把他吓成这样。”

“你都对他做什么了。我来这儿是想带他出去好好玩玩。我母亲一直盼望见到他。可是出了什么事？”他提高嗓门抱怨着，“我撞到一幕齷齪的家庭场景。罗尼和他的代理父亲混得不错嘛。”

“你这个人不太讲理。”我说，“我和罗尼是邻居，新邻居。我刚刚认识他。”

“你把他放下来。他是我儿子。”

我把男孩放在地上。

“把你的脏手从他身上拿开。”

我本想用力给他来一拳，但这么做对男孩没有好处，对那个女人也没有好处。于是，我用最平静的语气说：“快走吧，先生。”

“我有权带走我的儿子。”

男孩对我说：“我必须和他一起走吗？”

“他是你父亲，不是吗？你很幸运有一个想带你出去玩的父亲。”

“对啊。”他母亲插话道，“去吧，罗尼。我不在旁边的时候你和父亲相处得更好。你是不去看奈尔奶奶，她会伤心的。”

男孩向他父亲走去，低着头，把手放进那个男人的手里。他们向街上走去。

女人说：“我替我丈夫向你道歉。”

“没有必要。他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重要。”

“但对我来说很重要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他太盛气凌人了。以前他不这样。”

“不这样的话，他就没法活下来了。”

我本想轻松地说笑，结果却把气氛搞得很沉重。她不说话了。我重新挑起话头。

“沃勒夫妇是你的朋友吗，布罗德赫斯特太太？”

“是。沃勒教授是我在大学的导师。”她开始怀旧，“其实，他现在也是我的导师。他和劳拉都是。昨天晚上我在太浩湖给他们打了个电话，当时我……”她没把话说完，“他们也是你的朋友？”

“好邻居。对了，我叫阿彻。我就住在楼上。”

她点了点头。“昨天晚上劳拉·沃勒建议我住到她家里来的时候提起过你。她说，如果我需要帮助的话，可以去找你。”她给了我一个淡淡的冷静的微笑，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已经找你帮忙了，不

是吗？谢谢你对我儿子这么好。”

“别客气。”

我们俩都有点不自在。她的丈夫像所有愤怒的人所做的那样，在这个早晨留下了印记。他的吵闹声仍在空气中阴沉地回响。似乎是为了驱散他的阴魂，她说：

“我刚煮了咖啡，劳拉·沃勒的特制咖啡粉，我不用的话好像没人用。想喝一杯吗？”

“谢谢，不过这样不太好。你丈夫可能还会回来。”我听到街上传来车门开关的声音，但车没有启动，“他有很强烈的暴力倾向，布罗德赫斯特太太。”

“不见得。”虽是这么说，她自己似乎也在怀疑。

“是的，就是这样。他这样的人我见过很多，我学会尽量克制自己不去激怒他们。”

“劳拉说你是侦探。是这样吗？”怀疑的表情浮现在她的脸上。

“是的。不过，今天我休息。希望如此。”

我笑了一下，但是我说错了话。受伤的表情黯淡了她的眼神，夹紧了她的嘴唇。我不加考虑地说：“改日行吗，布罗德赫斯特太太？”

她摇了摇头，她不是对我摇头，而是对自己摇头。“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会不会留在这里。”

街上那辆车的车门打开了。斯坦利·布罗德赫斯特独自回到院子里。

“我可不希望打断什么。”

“没什么可打断的。”女人说，“罗尼呢？”

“在车里。和他父亲待一会儿就好了。”听他的口气好像男孩的

父亲是别人。“你忘了给我他的玩具、小动物什么的。他说你已经装好了。”

“对，当然了。”她好像是在生自己的气。她匆忙走进沃勒家，出来时手里拎着一个蓝色的尼龙单肩包。“代我向你的母亲致以最诚挚的敬意。”

她的声音里没有温度，他的回答也一样。“当然。”

他们对话时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一对再也不想见面的夫妻。我的心中突然升起一股强烈的恐惧感——真讨厌，我习惯遏制恐惧。我想我主要还是为那个男孩担心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阻止布罗德赫斯特，把男孩带回来。然而我并没有这么做。

布罗德赫斯特迈步走到街上。我爬上外面的楼梯，三步并作两步，迅速沿着走廊来到前门。路边停着一辆全新的黑色福特敞篷车。一个穿了一条无袖黄色连衣裙的金发女孩或者女人坐在前座上。她的左胳膊搂着罗尼，从罗尼的坐姿来看，他似乎很紧张。

斯坦利·布罗德赫斯特上了车，发动引擎，车溜烟跑了。我没看见那个女孩的脸。由于我站在高处，她似乎被缩短了，我只看见她赤裸的双肩、波涛汹涌的胸脯和随风飘扬的金发。

对男孩的担心转变成不断困扰我的痛苦。我走进浴室，盯着镜子中自己的脸，似乎想用某种方式读出他的未来。然而，我在我的眼袋和留了二十四小时闪着云母光泽的斑白胡须里，只读到了自己的过去。

我刮了胡子，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衫，再次向楼下走去。走到一半，我停下来，靠在栏杆上琢磨，我这是自找麻烦：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、一个招人喜爱的孩子，再加上一个彷徨若失的丈夫。一股热风吹在我的脸上。

2

我路过沃勒家关着的门，走到街上，在最近的一个报刊亭买了份《洛杉矶时报》周末版。我抱着厚厚一摞报纸回家，几乎整个上午都在读报，从头读到尾，连分类广告都不放过。有时候想要了解洛杉矶，广告比新闻更有用。

我洗了个冷水澡，然后坐在客厅的书桌前看支票簿余额和付过的电话费和电费单。没有过期的未付账单，让我感觉自己既能支配，又被操纵着。

当我往信封里塞支票时，门口传来女人的脚步声。

“阿彻先生？”

我打开门。她把头发盘起来了，穿了条时髦的多色短裙，白色的花纹长袜。她的眼皮上抹了蓝色的眼影，嘴唇上涂了深红色的口红。然而，这一切背后的她显得那么紧张脆弱。

“你要是很忙，我就不打扰了。”

“不忙。进来吧。”

她迈步走进来，环视了一圈，雷达信号般的目光将房间里的东西一个接着一个点亮，我禁不住意识到家具已经相当陈旧。我关上她身后的门，把椅子从桌子后面拉出来。

“请坐。”

“谢谢。”但她仍然站着，“圣特雷莎着火了。森林大火。你知道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不过这种天气容易发生火灾。”

“广播新闻里说，火灾发生地离奈尔奶奶——我婆婆家很近。我打电话找她，但是没人接。罗尼应该在她那儿。我很担心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她咬着下嘴唇，牙上沾了一条红印。“我不相信斯坦利能把他照顾好。我不该让他带罗尼走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这么做？”

“我没有权利把儿子从斯坦利身边夺走。而且，男孩需要父亲的陪伴。”

“不能让斯坦利陪他，以他目前的情绪来看。”

她用严肃的目光看着我，试探着伸出一只手向我这边靠过来。“帮我把他带回来，好吗，阿彻先生？”

“罗尼，”我说，“还是斯坦利？”

“把他们俩都带回来。但我最惦记的还是罗尼。广播里说可能要疏散居民。不知道现在圣特雷莎是个什么情况。”

她把手抬至前额处捂住眼睛。我把她领到沙发前，说服她坐下来。接着，我走进厨房，涮了个杯子，给她倒了杯水。喝水时，她的喉咙振动了几下。她那两条套在白色长袜里的舞者的腿，在这间寒舍里尤为显眼，仿佛来自一个更戏剧化的维度。

我坐在桌旁，侧对着她。“你婆婆家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”

她把电话号给了我，还给了我区号，我直拨过去。对方的电话急促地响了不知道是九声还是十声。

电话听筒轻轻提起的声音吓了我一跳。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说：“喂？”

“是布罗德赫斯特太太吗？”

“对，是我。”她的语气坚定且礼貌。

“斯坦利的妻子想和您说话。请稍等。”

我把电话递给这个年轻女子，她坐到我原来的位子上。我走进卧室，关上门，拿起放在床边的分机。

年长的女人说：“我没看见斯坦利。星期六是乳癌患者互助日，他很清楚，我刚从医院回来。”

“你不是在等他吗？”

“也许他们会晚一点来，简。”

“但他说和你约的是今天上午，他答应带罗尼去看你。”

“我想他会来的。”老女人的语气更谨慎了，语言组织得更周密了，“我不明白有什么重要——”

“一个小时前他们就从这里走了。”简说，“我还听说你家附近发生了火灾。”

“是有这么回事，所以我才急急忙忙从医院赶回家。请原谅，简，我必须和你说再见了。”

她挂断了电话，我也挂了电话。我回到客厅时，简皱着眉盯着手里的听筒，仿佛那是一个死在她手上的活物。

“斯坦对我说了谎。”她说，“他母亲一上午都在医院。他带那个女孩去空房子了。”

“你和斯坦利要分手了吗？”

“也许吧。但我不想这样。”

“那个金发女孩是谁？”

她抬起手中的听筒，粗暴地摔了下去，感觉像是在挂我打过来的电话。

“我不想谈这个。”她说。

我稍稍转换了一个话题：“你和斯坦利分居多久了？”

“昨天才开始的。我们没有真正分居。我以为如果斯坦利和他母亲谈谈——”她停下来不说了。

“她会站在你这边吗？我可不希望。”

她惊讶地看着我。“你认识布罗德赫斯特太太？”

“不认识。不过，我还是不抱什么希望。布罗德赫斯特太太是个有钱人？”

“我是不是——很明显吗？”

“不。但凡事都有原因。你丈夫是借他母亲的名义把罗尼从你身边带走的。”

这像是在指责。听我这么说，她低下头。“有人和你说过我们的事。”

“你自己说过。”

“但我对布罗德赫斯特太太和那个金发女孩只字未提。”

“我想你提过。”

她陷入了沉思。沉思优雅地降临在她的身上，软化了焦虑的棱角。“我知道，昨天晚上，我从太浩湖给沃勒夫妇打完电话，他们一定给你打了电话，把我的事告诉你。劳拉是怎么跟你说的，还是鲍勃说的？”

“他们什么也没说。他们根本没给我打过电话。”

“那你怎么知道有个金发女孩？”

“不是一直有个金发女孩吗？”